

天中記 十七卷八



宗族

漢書門類			
三〇册	九架	一五函	三〇號

內閣文庫			
三〇册	九架	一五函	三〇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15	
冊數	30 (9)		
函號	366	81	



天中記卷之十七

漢章文庫

天中記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宗族

宗漢書顏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

出為宗

宗族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即三族也謂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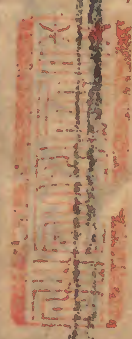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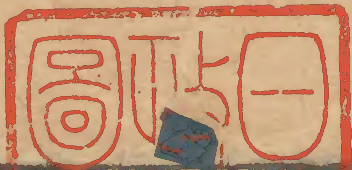
族母族及妻族後紀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

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

布為婿

海錄

卷之十七



九族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
 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注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
 致其禮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
 服而異族者也左桓
 數代昔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共別食口數千嘗遭饑
 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八鑊
 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錄異
 娛族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居餘歲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

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即以閒暇為廣言廣曰吾
 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前
 三世共財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温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貲至鉅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
 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
 高義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
 分財鄉黨高其義漢
 不過宗門許劭宋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

不匄匍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先賢傳

振族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

吾家麒麟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

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晉書別傳

南阮北阮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

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

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群從昆弟莫

不以放達為行晉書

人倫之盛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

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晉書自中

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

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

始是矣及夫休元弘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

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南史王弘傳論及于

陳王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

兆已有前定上王裕之傳論

敦族沈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

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

北舍謝密字弘微繼從叔峻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

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

已遺財祿秩一不閑預混聞而驚歎謂國即中令漆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
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南史

烏衣游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
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
游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
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上

獎勸謝混嘗因酬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
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
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

清悟采采標蘭執直巒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
尚無倦由慕爾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
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
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
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素退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後為宋
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
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
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
吾不忍見此

德門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素

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
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
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甲族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
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誠子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
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
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長者王志字次道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
風寬恕志之博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

諸王為長者

七葉王筠字元禮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
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
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
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
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
努力

鄙宗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
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
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

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知名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齊南

不近宗人何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

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曰昔楚人得寵于觀起有馬者

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

識者以是稱之陳書

百口同爨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

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洲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

焉魏書

七世同居博陵安平李凡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後卑幼

競進鄉里嗟嘆上

義閭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

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

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唐舊

九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

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

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

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

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上

散祿唐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

天中記

卷二

六

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
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
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蚕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
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
何羨于人上

異母共乳開元中崔隱甫奏青州北海人呂元膺四代
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制許之
假蔭李懷遠少孤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
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
士族師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
者以倕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

尉卿邠外臺尚書邠廷尉卿邠執金吾邠左僕射平章
事邠又邠及邠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
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邠
家門孝友可為士族師矣賈氏談錄

名族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
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
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後唐為禮部侍郎五代史初裴王
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
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頽
比王戎邈比王玄云晉傳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
各為大家韓文

冒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繇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賞卮酒

百犬共牢汪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唐南

四族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莊子欲以辱晉遠啓疆曰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

族皆疆家也

左昭五

注四

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尤

弟四人

東京名族

楊震至彪四

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

東京名族

云後傳

東京楊

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

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

氏也

華書

舊族

吳諸顧陸舊族長

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

璋

吳文

陸遜本名議世江

東大族

吳志

宗衮謝玄暉和王著作

八公山詩云陸危賴宗衮徵管

寄明牧注宗衮謝安也

明牧謝玄也

選二

李周翰注宗衮謂王導大誤事文謂康樂稱太傅為

宗衮又誤

百口橋宋太原太守顧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閨門
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名其所居橋曰百口橋唐劉
集類引吳地記云東漢顧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
蘇州志口橋以彰孝義

門高侯景歸梁請娶于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
於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南

世望唐太宗初山東士人矜尚闊閥雖累棄陵遲猶恃
其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今謂之賣昏太宗惡之乃詔
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士庶乃類其第第以
進而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曉

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祇緣齊

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今特定族姓者

欲崇重今朝冠冕遂以崔幹為第三等新舊

七姓十家高宗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

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

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先是後魏

太和守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士

族志一切降之新

岡頭澤底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

皆為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銀鏤王家喻銀

質而金飾

國史補

六蕭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寔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唐贊

二門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著家令訓諸子久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

二門云

家訓柳郢嘗著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世族遠長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

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闕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唐書

門族相高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脩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宰相世系表

宗盛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

言盛

世說

荀陳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
 靖方陳謚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荀顓方陳泰世說
 南祖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
 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
 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
 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
 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治書侍御史
 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晁棗勁劼輯字護宗晁字
 仲黃棗字秀黃勁字少黃劼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為

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
 晁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治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
 喜劼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
 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
 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史北
 豪盛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
 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
 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
 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
 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久踈頓
 至於此上

天中記

卷二

二

賢哲一門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長
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
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類在一門祚曰昔臣
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徵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
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魏書五十二
南鄭北鄭太傅鄭細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
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
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因話錄
本出黃帝李繪字文為聘梁使與梁人汎言氏族袁
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
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北史二十一

甲門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
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徙閩中朗勤學好屬文在
陳釋褐祕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陳亡仕隋為尚
書儀曹郎武德時為給事中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
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
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毓毓生瑯琊內
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
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
左僕射雍州刺史顓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
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為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父
辭朝命父樞叔公憲仕陳皆為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

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
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為佐命鄙之不以
為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嘗因
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
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
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
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
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一人何可說之
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為口實唐
晉書南史及袁氏家傳俱云袁氏陳郡陽夏人名人
不能悉書新云朗其先雍州人豈誤讀舊書耶

華胄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
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南
諸杜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
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
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閔十日
止自是南杜稍不振唐
諸李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造
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
丞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上
同族撫義杜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
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

累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黔上通譜方相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遠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赫鬼豐邑坊蓋造凶器出賣之地

認郭汾陽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五代唐臣傳

妄認遠祖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筆談

不忍言族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衛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于鄉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疎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深書

渤海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矣嘉話

竿頭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

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

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支志

祖孫

鼻祖祖祚也祚先也釋名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

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方言

王父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妣爾雅

善及秦景伯問士鞅曰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厲

法書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以

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晉果

滅欒氏左襄十四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厲厲子盈書賢

而覆厲厲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

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克昌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口意子孫不脩

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

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大父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士也漢書

不名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廼漢書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字孫虞詡陳國人祖父為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為九卿故字詡曰景卿後遷僕射尚書令後漢

清白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鄉強項真楊震子孫上

純孫原毅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於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毅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與昇弃之毅乃隨收與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毅乃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已自責更成純孝毅為純孫孝子傳

家公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顏氏家訓

興宗陳群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所善皆父黨魏書

異象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瑾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

恐吾年老不及見耳

別傳

殆聖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諸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晉書

刺淚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杖箠洪曰吾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佳兒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乎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世說

幼穎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喚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喚喚兒何不及我

貽厥之力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南史

披簿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
男女六十九人錄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
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
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後周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
群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

祈福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
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亡目者得視
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
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
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
金篋療其祖日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

日祖目果明

北史七
十二

代筆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
曰渠父不及昂父唐書敬宗好色無度妻裴侍婢有姿色
敬宗嬖之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
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請流于嶺外又納嬖妾諛言
奏流彥伯于嶺表後遇赦得還舊以袁思古議請謚敬
宗為繆之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讎耳彥
伯慙而止新

據石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
道衡為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

泫然流涕

唐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䟽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覽委蛇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

得而有邪

列子

父母

考妣父為考母為妣

爾雅

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禮曲

橋梓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

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

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

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

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

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

書大傳

天中記

卷上

七

盡力盡思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事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
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報讐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曠之難衛
人孤厲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
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厲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
之不備湏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弓木戟與子

崔戰而死

師覺授
孝子傳

秋背曾子耘瓜誤斬其根魯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魯皙
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
就房授琴而歌欲令魯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
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魯參自以為無罪使人
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
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
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
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
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
之民其罪奚若魯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

過家

嚴主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魯參之養親也若

事嚴主烈君淮齊

烹彘魯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

為女殺彘適市來魯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魯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

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

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

證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

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

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

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若無信

折筭范文子莫邊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

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語

啜羹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

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吾曰烹其子而

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子

秦教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子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齊策

分金陸賈使南越趙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母父溷女為也

漢史

父子之美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楊子

遺體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

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光傳諫父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或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豈不乏孝子矣本傳

不凡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請勤勤領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

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汝南先賢傳

恨子有恨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例言葬落渚下召疇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恨子前漢人也

博物志

老蚌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洲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後漢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南齊書

鑿井得銅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
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
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
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赤
志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
井得銅買奴得翁風俗通

甜犢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
年后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荅曰
悔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改容後漢
將車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
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史
奏真人東行世說按本傳淑卒于桓帝建和三年或生于
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

家君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
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
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
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
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
慚而還上

隔坐吳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為尚書令隲為中

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隱其坐吳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

家父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家訓

拜書吳顧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闕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吳雍傳注

清賞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遇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未見其父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

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瓜葛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訓導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貞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變耶世說寔子名夏

常自教兒謝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宋王裕之字敬弘見兒孫歲中不

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入
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十四

惡抵韋諛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
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子子汝為

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肯誠如尊教尊亦正
值軟抵耳諛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笑晉儒林傳

作父伏滔字玄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
遠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

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傳
鳳毛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

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世說謝鳳子超宗好學

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傾朝相送宋何尚之字彥德叔度子也為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于滸水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

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
部郎耳非閑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

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
相窺者南史二十

要人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
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臯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

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于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
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帝為制名顏竣先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辟强以比漢侍中辟强張良之子也

湯澆雪王瑩字奉先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肯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後

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羹鮓麇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謔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于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右子謝莊生五子颺肫顥崧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瀝骨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

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之南史唐王少玄父隋末死

亂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

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鏡膚

閱旬而獲遂以葬孝友傳

似父陸倕次子緬有似于父倕一看殆不能別南史

呼子使君畢眾敬宋明帝授兗州刺史後入魏就拜兗

州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

老還鄉嘗呼元賓為使君每賓聽政時乘板輿至賓所

先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北史

射子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鴛先為候景所獲執來城下

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訓此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鴛曰汝為死猶在耶吾

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坐進退因引弓射之賊

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南史

名傍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憚崔先名子勵勗勉高

祖謂光曰我見名傍皆有心鄉見名傍皆有力答曰所

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魏書

二奚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

牒魏書

命降一等揚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

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

天中已

展私敬隋史

譽兒癖王福時子勗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勗助又以文
顯勗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常詫韓思彥戲曰武子
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
曰生子若是可誇也新唐

見父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
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
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

孟父崔挹為禮部侍郎子湜為兵部父子同時為南省
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湜後為中書令挹戶部尚書致
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于湜湜多違拒不

從夫為時論所嗤舊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馮弟力

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賍汚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

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

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

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

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惜並為吏部京中謠曰岑惜僚

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校莫賀咄骨渾朝野載

毀像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生立祠后

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朝父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朝

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

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邵狗遂鞭之時嘲之曰
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載
相謂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
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勛曰姓人饒舌破事饒機
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
燕十一即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
江及京輦諸境每榜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
親識游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
也王泉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子故宛陵尚書贊及
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寧前時穆氏家法切

安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
探求珍異羅于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
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脰
忽曰白肥而脰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
以白裹脰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
形羨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
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
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如是聞者笑而傳之
資暇

任子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瀉如元載
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瀉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

絢為其子訟寃

南

行乞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為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上

異呼荆土方言謂父為爹能南史四十二吳人呼父曰爸韻集回

紆呼父曰阿多要會閩人呼父曰即罷謂子曰因顧况詩

即罷別因吾悔生汝因別即罷心摧血下

笞父蜀有妻太師者許田人也幼年為黃中所掠去其

父母有廐卒江老者每被鞭笞后老不任其吾乞告夫

人求歸夫人詢其鄉土詰其妻息皆備言之及妻歸宅

夫人具言其事妻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

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徐不記之妻大哭密

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適

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打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

者王氏玉堂閒話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事畧同

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頌也晉以文

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決疑要錄

井竈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

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祗須臾或云竈

上有釜故子賢於父為跨竈

有子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

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隋書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喬

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

因語二兒曰尔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頰應曰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新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見松窓雜錄

張孝里張敷字景胤吳興太守邵之子也元嘉初為中
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敷
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父在吳興亡遂毀瘠成
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未暮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
居曰孝張里初邵生而母沒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見從母常悲感哽咽南史

純孝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隊之中樂也融融姜出而賦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
母子如初子君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左隱元
母績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天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五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魯語文伯卒其妻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歿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

明其子為令德也

家語

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

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

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

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

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

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韓詩外傳

心痛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

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世說

心動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劫齒

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搜神記

搯臂魯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

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論衡

斷機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及復盡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詩外傳

閉門數子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糲而食之將軍朝夕芻

豢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列女傳

齧臂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魯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

倚門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

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戰國策

辭遺金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

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

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

不為苟得夫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廉

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

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

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

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而以公

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

列女傳

知廢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

陽人欲奉嬰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

世說

知興漢王繫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

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曰願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

定天下

漢書

湖生雕胡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

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

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

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間舍西京雜記

圖形其泉金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

母病死詔圖其形于其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碑養

馬苑中每牽馬過見遺像輒拜之涕泣漢書

問所平反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異於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本傳

嚴嫗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母數責延年天地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弃市東海莫

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萬石嚴

嫗本傳

異稱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而家子見之歸謂其母

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江淮謂母為社江淮

之間謂母曰媿蜀謂母曰姐說文齊人呼母曰嬖迷吳俗

呼母曰媿淮南呼母曰媿韻集

殺宰祭子王莽時瑯琊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寃殺母

散家財以聚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

海曲縣殺其宰祭子墓遂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數

萬通鑑

全義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

賊所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

畜為母所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劔以固其志子其勉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苞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後漢

遇母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遇母於臨淮郡取慮城良馬踟躕輕軒周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夙憑而宜感昭徵矣水經注

使誦孝經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謝承書

親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聲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士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劉平等傳序

貪官埋母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

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
還至洛陽李燮行逢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擗亂下
大署帛于其背曰誦貴賈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
廢錮終身後漢

大人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
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
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今得
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鷄供茅容字季偉郡林宗行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鷄
為饌林宗謂為已故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辛以成德上林宗傳

寄物瓶中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襦衛放

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

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傳

隔絕昔長沙人王些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

絕些在內國更娶生子昌些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北史隋劉劭傳

四珍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

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

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群弟子元珍叩

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

珍乃華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
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為識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華陽志

令德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
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
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帶以自
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
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
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脩故秦姬執子孫禮上
方寸亂先主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眾南行諸葛亮
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面指其

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蜀志

遠志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夫人使其母手書呼

維令及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

但有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孫盛雜記
宋五行志

無負王經彥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
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
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
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世說

天中記

卷七

三

作大被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持節待母晉汝南王亮母伏大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本傳
負母初潘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為孫秀所收與母別云負阿母王隱晉書
絕裾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世說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門

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八坐議吾將折其衷注

四望符表朗兄子也家于安成郡太元中表年十六母姜氏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至殞俄頃母歿亦歿太守王府君為立墓四望塹之南在安福輿地志

祈福瑯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福元奕女也清心玄詣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幙忽見二兒還鉗鎖太械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為福德可免耳具叙諸苦母為祈福異獲福裕也晉錄

密窺劉裕與何無忌等謀誅桓玄無忌夜于屏風裏草

檄文其母劉年之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
呂母明矣汝能為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曰劉裕
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通鑑四十二
錄母沈攸之為荊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
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卑身走入蠻追者既
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南史
設姐樂願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之為設
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南史

曾子齊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
輒小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則鄉里宗
敬率號宗曾子談苑

復蘇齊廬陵匡所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
經數日所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上

誠讀書高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
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
書汝等各宜脩勤勿替先業魏書

厚敦宇文護年十餘歲母閻姬因亂沒齊護居宰相之
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後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
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自稱

曰阿摩敦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亦稱曰摩敦及母至
舉朝慶悅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
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
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後周本傳

藍田生玉陸印字雲駒居父喪盡禮哀毀骨立母魏上
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印昆季六人竝主所出
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
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
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北史
戒以遠禍高頰初為僕射其母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
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附齊國太夫人楊氏墓志云

人字季姜僕射高頰之母也本傳稱頰既貴其母常戒
以遠禍可謂賢母不著其姓氏金石錄

孝感高士廉事父母以孝聞隋時坐與斛斯政交遊謫
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畱妻鮮于氏侍養屬天
下大亂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北顧彌切嘗晝寢憂
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
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舊唐

請代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
當充絕域仁傑謂曰大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
親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孝
廉不協相語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上

願立名王義方以李義甫姦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
曰昔王陵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
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戶參軍

先國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
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通鑑

妻卒約哭李畬事母甚謹閨門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
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有病畬恐傷
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
有憂念之色士友甚以稱之舊唐書

刺血濡章駙馬都尉鄭曠潛謁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
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

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
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
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為人言之南齊書

定軍李景讓字後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
時治墻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
况無妾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
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唐書

坦施曹成王臯為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大妃老將驚

而成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退之曹王碑

熊丸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

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嚼以助勤元和末及進士第

為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

積習名教安及此和書唐

鞠獄得母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

亂不知所之會堂兄蕪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

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

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

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年八十有餘指其

址墟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國史補

改州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

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湏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

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典

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

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

連州因話錄

好消息崔玄暉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

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

天也天也

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
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
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
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于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為
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
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
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
母教誠以清謹見稱唐

棄官尋母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襍而所生母被出
及長仕於四方政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
傳其母嫁為閩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閩中得母於陔

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

東軒蘇子瞻詩云

感君離合傷我魂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謁來見大婦
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而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太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白鷹

不持生服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
服所生母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蠓匡蟬綏不獨成
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
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
壽昌至毀馬善入惡人相去乃爾遠耶志沐妓郃懿以
色著懿第六即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郃六遊生定
而郃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為宰相擢用李定言

官交攻以為母死不持服為此蔡奴亦以色譽云

洛陽元品

兩生俱貴陳璿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

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

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

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生良

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羅春伯開元錄

二子爭葬乾道間單尚書變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

侍即延年及死尚書侍即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

二子毋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江勃紀聞

異息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

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

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

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精通

見子目明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恒

帶囊每煮食漙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

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

泣母目忽然開朗

孝子傳

刺血點目偽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

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

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

昭然耳錄

繼母

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親母同故

孝子不敢殊也禮儀

放賢子殷高宗武丁有賢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其

母早死中宗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說紀

撥蜂尹吉甫周卿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

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

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

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撥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

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

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操

羊誓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

子曰昭周氏說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

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說之

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

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

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孝子傳

誠感應慎字仲華為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

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東觀漢記

歸舍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

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于舍外且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汝南先賢傳

織履程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為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后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履以給方進漢書

丟梯劉表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

琮娶其後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

日聞於表表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外甥及

張允並得去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後漢琦每欲與

諸葛亮謀亮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得亮存

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

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

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

悟陰規出計蜀志

黃雀入幕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

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解

帶母令守丹楨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黃雀炙忽

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晉書

扣冰得魚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

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蓀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

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

天中記

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三十國春秋

夢虎免難衡農字剝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

於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噬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

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神

瘞子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

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裴子野志畧

莫辨兄弟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

過于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魏書

泉出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

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

頌其感唐書

為弟驅驢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

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以為勞

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

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

書所以逐驢恒為三子詬詈操為涕泣拜而解之後明

經擢第史系

叱殺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

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

天中記 卷五十一

罵奪其劔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

兄弟

兄弟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

寵弟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屬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

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左隱三

義嗣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襄十四

家督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因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
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
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
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
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
乘堅駟良逐狡兇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
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
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
來也

越世

粥妾母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
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知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
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
為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
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止
布粟歌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
不食而死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淮南歸國為黃屋左纁
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

天中記

卷十七

五

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淮南序

雙生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昔霍光聞之曰管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嚚亦當為弟管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昔文長孺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

生為兄焉

西京雜記

相似有張伯借仲借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借妻新粧竟忽見伯借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借應之曰我伯借也妻慚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借猶以為仲借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借是卿伯借曰我故伯借也

風俗

通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飯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第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我我應府後人所言廢事相見時弊久第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聞得兄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聞武伯歐之

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于地觀者咸嗤笑之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廼其義也

坐兄北鄉田蚡封武安侯為丞相召容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

驕漢書

讓產讓金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恠敦所以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噐敦以示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之來欲借貸有不悅之

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列女傳

天才晚成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况余貞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夫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天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故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後本傳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噐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千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

天中記

卷二

五

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東觀記

行義杜林字伯山博物洽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

敗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

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

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廼歎曰當今之

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

讓國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邾世祖中興從征伐以

功封鄆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

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滴長

為世于邾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

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東觀記

諫兄受遺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澹泊

無欲清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為縣游俠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

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

清白吏

自搆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

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間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搆曰繆

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

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後漢書

兄弟同被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
寢以繼嗣當立乃進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
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
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
不言盜盜聞遂感悔后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
勞而遣之上

服食不偏李銓字玄機平立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
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
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
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
為邦族所稱江徵陳留志

洒骨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
十人骨肉消瀾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
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斂血餘皆
流去謝承會稽先賢傳

二黃黃穆字伯開博學為山陽守有德政弟真字仲開
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
言不同也襄陽耆舊傳

飲醜代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請
閣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孔融汝穎優劣論

二應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
休璉咸以文章顯後漢魏志二應克聰亦表汝墳後書

二難陳元方子群字長文季方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

難為弟世說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上王珉小字

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珉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為

兄法護珉小字晉傳

左右手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

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

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漢後

成都王穎將討長沙王義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

手今明公當天下之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晉傳

三龍漢末陶丘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

公山嶧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

可乎吳志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諱為

右僕射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即將諱

弟執為東中即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

等升殿方謝帝頌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

野榮之張詮南燕書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景滌齊名

舉為太常博士與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將欽挹曰

所謂馭二龍于長途者也南史江革建安王為雍州刺史

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

長共若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燕記
室持沈約任昉與革書云北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
職認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驎于千里矣上
不私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郡人也為孫權長史建安
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孫權報陸遜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
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古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
孤言弟亮以夫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
猶瑾之不往也江表傳
各在一國諸葛瑾弟亮一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于時以為蜀得其龍且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
侯玄齊名瑾在吳吳胡一服其弘量世說
置毒棗蒂魏文帝忌弟一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
圍棗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
毀餅雖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卒復欲害東阿
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上
清發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
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
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
矣晉書

不使親踈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效又累遣常山
 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
 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
 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淑等尚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
 左遷國子祭酒晉諸公贊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
 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
 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謚常為陛下恥
 之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世說
 二雋陸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
 吳之利在獲二雋晉陽秋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
 佐解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士龍為人文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世說張華見
 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上 統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士潘安仁
 六崧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也
 當是鳳雛晉書成都王穎殺機弟軌亦有清譽與雲同
 害孫憲與朱誕書口不意三陸相携閭朝一丘湮滅
 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
 州里所痛悼如此上
 三張安平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弟協字景陽與載
 齊名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時人謂載協

元陸機雲曰二陸三張止張協信都人元子三人俱為
屬文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寰宇記
三窟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
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
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
三窟矣識者鄙之

在三衛玠字叔寶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
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
身之運可勉乎行至豫章乃卒衛玠別傳
貴書不荅李矩表郭謙為馮武將軍屢敗石生誦弟元
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荷

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
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詞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
不荅晉書

第五何準字幼道廬江灑人驃騎將軍克第五弟也雅
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克位君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
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中興書驃騎勸之令
仕荅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世說
家弟戴安道達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
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
弟不改其樂上

輕侮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怯嶠同母弟郁素

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為損

餘年代弟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

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

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敬子兄弟特相和睦子猷

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

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

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

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明錄

火攻周仲智飲酒醉曠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橫得重名頃史舉熾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世說

投牋水開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上而死

元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

一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牋謝之異苑

誘免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踈納

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為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

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為亂階中宗弗納納遂

以兄弟相誘免官及後約為逆論者始知納忠誠晉書

事兄如父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

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

語亂之宋書

天中記

卷二

七

諸行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為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為給事中

為兄憐述謝景仁愛其第三弟魁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魁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焉南史腰鼓兄弟沈懷文三子淡深冲冲仕齊為御史中丞與

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南史

著衣後應劉瓛字子珪弟璉字子敬方軌止直兄瓛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瓛問其父璉曰向着衣未竟南齊

斫樹更生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杜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宿三耕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茂南史

王見金友王琳齊代取梁武帝妹有子九人並知名長

天中記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
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
王昆金友南史

兩到到溉字茂灌為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
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仁昉大相
賞好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南史時以溉洽兄弟比之
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馮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梁書

奉禮其謹劉潛字孝儀彭城人幼孤與兄弟相厲勤學
並工屬文內行尤篤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
內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

此稱之南史

雙壁陸曄字道暉與弟恭之季順並有時譽洛陽令賈
頌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壁又嘗兄弟共候
黃門郎孫惠慰惠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
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曄與恭之晚不和睦為時所鄙魏書
蜂腰周弘正幼孤及第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醜
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
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
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南史

兩周臺城陷周弘正為侯景所得及僧辯東討弘正先
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

聚廳同食場播字元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

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

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

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

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

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

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

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

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津州掾

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固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

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

白眉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子庶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摠為一篇醉春

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一時之選温大雅字彦弘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辨知名

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彦博與思魯弟愨楚同直內

史省彦博與愨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書

書

三鳳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為長離德音為鸞鷲元敬年少為鷓鴣武德中為文學
館學士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兩絕張知謇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
書皆以明經擢第俱為顯官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
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其本賜之曰
人或有才未必其貌卿家昆季可謂兩絕時人稱之
雙舉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
鄉貢進士州司馬將罷越石而荐楚金辭曰以順則越
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
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荐擢第

合丹劉巨麟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丘為麗政殿學
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
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傳載

古荀陳陸景融于象先后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
入則自楚母為損感人多其友
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
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本名景初

杞梓中書令張說重詞學之士知集賢書院帝述張九
齡許景先衣暉趙令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令曦兄
冬日弟和壁居貞安貞願貞等六人述弟道迥退巡

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常昆季今之杞梓也上迷傳

不引進季揆在相位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未嘗

引進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為司門員外郎舊唐

夢神劉師貞兄有疾經旬日不絕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食為讀道德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

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

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即愈史系

賞博榮陽鄭還古天性孝友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

怒藏中物雖妻之寶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

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即償博勿便

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因話錄

詔書疊至左丞盧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

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

陝府觀察使弟沼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沅自前集賢

校理除左拾遺弟治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

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設祖

筵洛城為之一空都人從觀亘數十里諸朝客已携酒

饌出城者散於田野選勝聚飲歌樂四起飄然若澧州

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駟吏聲

指曰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未嘗觀祖送之盛有如此

者渥題詩于嘉祥駟云唐闕史

寄箋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
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談
激福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
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
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
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曲清舊聞

天中記卷之十八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伯叔

世父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爾世有為嫡
者嗣世統故也註繼世以嫡長先生於父則繼世者也
故曰世父說文叔作卡許慎曰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頭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
父之弟曰叔叔者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
次癸在下也釋名
齊衰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

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字叔爰盜字絲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

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諫盜曰君衆辱之後雖

惡君上不復信徙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父國

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

卑濕絲能日飲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

其計吳王厚遇盜傳本

夫人疏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

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

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語受以止足受叩頭曰從大人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漢書

十起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後漢

引老薛包字孟嘗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

敗者曰我生平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上

活姪瑯瑯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

代兄為食餓人羨其義兩食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

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

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

兄之子與子明同義論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

自養視遭饑饉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東觀

親若幼童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

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拔柴載還范丹為菜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

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丹適行還

怒勅子拔柴載以還之矣袁山松書

陽中惡風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

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

面啣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

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

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

父有所告嵩終不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曹瞞傳

傷耳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

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魏書祖父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

謂叔父衢曰故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

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魏志

凝叔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

食之濟嘗詣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

体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晉書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

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

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

也既而辭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

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

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世說時人

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

處季孟之間乎晉書

蘭王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曰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世說

佩囊謝玄嘗佩紫羅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得乃焚之本傳

穢素業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謝安嘗欲詣納而納

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作數十人供安既

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

四十後以燧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

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晉書

先見安帝時以劉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

天中記

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三十國春秋

餉新許紹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紹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訴無日在家餉饋肇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紹先無有懈怠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而得釋宋書

長風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慤所志

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上

活弟子孔嚴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及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晉書

矜少謝澹字景恒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

廢寢王僧虔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

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其心
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身
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齊南

二魏魏收字伯起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
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以華辨
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對曰以從叔見
此便是耶輸之比卿耶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
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
玩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文襄曾宴東山楊愔
與魏收相嘲文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
收在并州作一篇詩對眾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
聞眾人皆笑收雖日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北齊

史無傳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暉嘗問約曰從叔太常
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
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宋齊語錄

乳汁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暮月其嫂又喪無
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涉旬而
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闔郡

歌之唐書

賞踈野李約初至金陵於上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
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
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
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笑因語

獻圖贊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脩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兵
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

詩箴韓侂冑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舫花輿覽南
北二山之勝未乃真宴於南園同族別院與馬席間有
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黃胖韓顧族
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
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

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談藝

屬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
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
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左隱終致國乎與夷
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羊公
竹室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幼時學庭前有柰樹實落
地群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晞適入學館見之

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父元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魯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此齊

合璧事類以昱為惜叔父預期誤

反被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謂伐蜀也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晉書

教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上

能養羊祐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三十國春秋

帶經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魯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

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泣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晉書

教姪女服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齋縗之總八寸也緇南宮闈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子縗

遺腹姪女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

後漢

篋器之訓度哀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哀刈荆簪

為箕帚馬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篋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

問詩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上

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即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

汝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封謂謝

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書晉

世說注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晉書避淵字
故云謝川耳通志畧列女傳亦書川字何耶

姑

父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父故之人也

釋名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

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

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爾雅

中賓房中內賓姑姊妹也儀禮

義姑魯義姑者野人之父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携

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將欲射之遂

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

曰已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

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

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

曰魯郊有婦入猶持節行况朝庭乎遂回軍不伐魯魯

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列女傳

赴火梁姑姑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

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

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上

筮嫁初晉猷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繇占之

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適逃歸

其國而奔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左傳

散實堂下呂后崩平勃使人劫酈商令子寄給說呂祿

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頹頹怒曰汝為將而柔軍呂

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

也漢書

止傳舍桓曄字文林一名嚴允脩志介姑為司空楊賜

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

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

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

楊氏其貞悋若此上

彪姑成帝班婕妤好彪之姑也上

曜卿姑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也博物志

李膺姑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觀與膺同名先賢行狀

姑婢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

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世說咸與姑書曰

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

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孚別傳咸既追婢於是

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竹林

論七賢

姑女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

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各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
 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
 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
 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
 所卜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世說
 戒勗王江州愉夫人謝玄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上

娶眇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
 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
 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北史
二十一

見賞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范
 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
 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道艷宋書

讀詩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
 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上

不造門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
 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
 嘗造門其高潔如此梁書

名亞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
 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後周書
 行賄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還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羨必行賄也如此安得
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
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湏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
命餼為飯估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估
曰懋學中估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純十匹國史補

姊妹

姊妹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爾雅

伯姊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泉

委禽鄭徐吾犯之妹羨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
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左傳

除服弗忍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刺箝趙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及歸慮所
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
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
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
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

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闔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與反斗之號覽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魏地記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史記

不慈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非子

烈姊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屠腸以死韓取其屍暴于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嬰

開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乃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天者三亦自殺于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史記國策

進妹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初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久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史記

女嬃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離騷女嬃屈原姊也楚

人謂女曰漢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
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
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某北岸曰姊歸岸荆州袁山松
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異其
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娭
廟擣衣石猶存曰余王與千百年之姊歸立
上書還兄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為都
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閔妹乃上書曰妾之超延命沙漠
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後
觸鏃秦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
引鏃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鏃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

救無惡志乃輕罪之

漢書

設飴留錢范冉

丹

字史雲姊病往看之姊為設飴冉留

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

謝書

太原郝子庶一

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

去

風俗通

袍聽隣讀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
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
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
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入者入門汝安知天
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
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

拾遺記

託弟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
 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
 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將燮東下得全白
 先行袁隗妻馬倫融女也初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
 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
 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從妹宴飲趙岐娶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
 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
 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華裾蔽其門岐曾讀周官二
 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後漢
 姊夫貸錢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遠至成臯從年授乘併日而食衣不敝行常以蓋
 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別傳

曹大家班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
 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號曰大家後漢

節行張溫為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
 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
 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歡鄉人圖畫為之讚頌云文士傳

入常凜凜蜀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
 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
 凜凜法正傳先主入蜀權遣舡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
 死今俗呼為焦磯娘娘馬

求名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共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晉書

迎妹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世說

王映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敵之有所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上

俞弟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喻之曰其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其

才姊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並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長廣橋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鈔糶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為名也

梁典

遣信王敬弘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其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宋書

貧家食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為

荆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麈飯激之脩
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之鎮分祿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

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宋書樂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

亦明識有禮訓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上徵之

梁書才亞左芬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

願淫淡昭常咨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

太冲爾詩品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小名錄

三娘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長妹適王叔英二妹名令

嫺適徐悱文允清淑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

甚悲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遂閣筆彤管集

神人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桺人也蕭韶太清記

女進士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

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擗耳後適常氏脩之母也脩咸通

六年登科南楚新聞

陸家姑張巡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

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拒之走臨

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不受為巡

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堂饌庾倬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

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

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因語錄

嚴師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收繫胡母班字季友八厨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

收班繫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

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

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

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

當訴足下於皇天夫此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

一躰今為血讎亡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謝承書

止往土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即曰王家見二謝

傾筐倒皮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世說

劾奏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

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

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齧行路覽噬家人梁書

踈妹夫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

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北齊

誤殺刀躍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徒交代

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坐割

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

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乃輒自刑者手中躍出投
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妹為制服畢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
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父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
之服其弟柳亦甚哀毀並為當世所稱舊唐
二妹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
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救弟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
號泣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世說

南山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
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桓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十八

叔嫂

嫂婦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爾雅

妻嫂孟郊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景陽飲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淮汜論訓

鑠釜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

丘嫂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為羨盡鑠釜客去高祖視釜

尚有羨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曰其母

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頡羨侯漢書丘史作巨大也

食糠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

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粒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伯聞而逐其妻上

盜嫂直不疑為即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羨善盜嫂不

疑曰我無兄終不明典錄責錢鄭弘守楊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奉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齋錢還弘弘不受也會稽典錄

冠入馬援兄况卒行服暮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常

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書

爭訟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

詐訟遂不仕東觀漢記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選彈劉整

與別阮籍嫂嘗還家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設也世說

儋糞王平子澄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

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

人臨終以小即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即急捉衣裾將
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家嫂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朗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

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

家嫂辭情恍惚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解圍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

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即解圍乃施青綾

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風吹財歸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

富與弟同居其妻言庭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

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

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

寺號曰朱明寺

恭和蔡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

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

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

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

此

求還資劉祥字顯徵兄整先為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

求迎喪還至大雷祥與整妻孟爭計還資瞋忿祥仍委

前還任遐奏曰祥厥兄浮觀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
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身復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
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南齊

如母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
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上

自賣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
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
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
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上

市米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孔平詣
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

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南史三十四

叔即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叔即整恒
欲傷害侵奪奪寅息遂婢綠草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
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
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任昉
奏彈曰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寐而謬加大杖選
講老盧虔後妻元氏亦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

紗帷以聽之

南齊時記

叔嫂服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日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舊志

咨事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新唐

罄橐遺叔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

鬻况貨用乎於是罄橐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為第一什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置里名乃知上第南唐
命主家事李光進弟光頰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妣光進命反之曰姊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唐書
則範王汝南湛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渾婦鍾氏琰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娣姊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世說

拜弟婦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消

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叅濤輒望塵下拜濤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叅阿伯豈有荅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曾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五代史補娣姒人多以兄妻呼弟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左成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妻為姒是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賈鄭杜皆云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娒爾雅疏

女

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

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蔽梁桓三

弃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襄二

上書贖父齊太倉長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史記

女囚吳興餘不卿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

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洩之於烟沈戎家奪之恢憤其
女賺女歸寧囚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
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
封海昏侯不受經圖

自沉見夢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
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
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一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
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
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
碑以旌孝誠也水經後漢作叔先雄

投衣祝父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為巫祝能撫節按

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石逆濤而上為

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

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

處而沉娥遂隨衣投江死項原列女傳經五日抱父屍出碑

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

之作碑會稽典錄後書作迎婆婆神似誤

報讎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

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梁配欲論殺之蟠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配乃為讞臧

死後漢

三女葬父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

六中記

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
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
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水經注

投爐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娥父吳人大
帝時為鐵官治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
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
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
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
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

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
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為娥立祠
享而祈福紀聞

對作賓王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世說

貸錢王戎女適裴顧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
錢乃釋然上

突圍乞師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
魯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
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
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不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即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
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灌之力也華陽國志

叫絕宋謝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
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死戰場柰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為落淚南史

身蔽張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
女以身蔽父刃先父卒梁書

市王釵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王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
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王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

珮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父

乎其善終乎南部新書

隨父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鱗犯罪至死既就刑有
女請隨父死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
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嘉之
兼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為父所生今為官所賜誓落
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
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文獻
給賊赴江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群
盜掩至鄭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恣賊所取一不犯
但云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

相顧無以為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
謂賊曰君雖為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
族既為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止一會親族以托
好求足矣賊曰啞又指所借來二婢公既以偷為名此
婢不當我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貌美且順已
顧無不可見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即赴江死時人

賢之

青瑣
高議

參軍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
縣送失火人黃崇蝦綫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
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
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經年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

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詩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
姪相伴善碁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
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
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蝦又袖封狀謝仍
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
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
與老妪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繫郡內咸皆歎異旋
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玉溪
編事

荆棺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

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

女打荆棺古今記

外祖

虎冠呂后崩周勃等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漢紀

述書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漢書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上解忿樊重字君雲光武外祖也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別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

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後漢

無為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廢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

品題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

鞠養劉顛字嗣芳瓠族子也父駸字仲翔博識強正各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酸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欬流涕

中外之寶范岫字懋宥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

梁書

都似風韻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即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

曰袁公見人輒令長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

酷似

梁書

陽元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自杖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常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况博奕孝寬督以嚴誡績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

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

隋書

撫背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

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

本傳

舅甥

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馬秦詩

投壁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璧于河左傳二十四

三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六

懲舅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昭二注言父多妾勝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報讎賈淑字子厚為舅宋瑗報讎于縣中為吏所捕係

獄當死郭林宗與語淑懇惻流涕太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謝承書

不召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為吏滂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遺資乃止後漢

嚼棗以哺平丘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未抱尸號泣悲哀

量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歔歔不能吞咽豈

殯葬吉闕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遜死家貧子幼

闕自造墳塋殯葬之三輔

決錄

衣被不受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

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東觀記

宅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

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

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後為相國參軍

文帝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晉傳

敗俗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

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

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

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晉陽秋

朗照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輒嘆

曰珠王在側覺我形穢世說濟嘗與玠同游語人曰昨日

我與外甥并出罔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別傳

含飯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

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郝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

頭心喪終三年世說

奕奕劉嶼字慶孫弟崑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

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牙慧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世說韓康伯清和有

牙慧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世說韓康伯清和有

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之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上

鼠輩郝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逼世之風猷之兄
弟愔子超未亡時嘗見郝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
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上

形似桓豹奴別是王丹陽混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上

刻薄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度聞之曰家舅

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吝羨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荅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荅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坐越舅右習繫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

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

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

此舅此甥王忱字元達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

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襟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

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

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請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

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天中記

卷二

七

大舅小舅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
其有毒飲之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以亂天下小舅
復欲爾邪懌聞飲醜而卒

晉書

酷似何無忌東海鄒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即
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與劉
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謂其黨曰烏合之衆
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
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世無涓陽謝綯字宣映曾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袁
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涓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

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晉書
史補

袁湛初陳郡謝重王胡之

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缺重子綯湛之甥也常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涓陽情綯有愧色

南史

割溜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人才儻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

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

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

密往割之舅即死

宋書

月旦齊主迎之與阮嗣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
早舉湛甚愛之曰嗣后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賴與朝士同例齊武聞之與延之書
曰翻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翻字長明
裕玄孫也南史

歸阿士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
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
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
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

名蘭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
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魯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
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誦誦孝緒每曰吾家陽

元也

取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
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
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之梁書

如禮梁頽協幼孤蓋于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
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南史

類舅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盡其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彈舅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
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
曰杲職司其事卿何行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彊禦梁書

誦詩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六歲學史書十一
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
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
酒子恭後謂津曰豈謂秦王貌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
刮目而視之此
對玉北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
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
之奇良在此錫此
英拔陳江聰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
肅勵鍾愛謂曰爾神不英拔后知名當出吾右

論兵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
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唐書

頭觸玉階唐霍獻可為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
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
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
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
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
是汝舅血染者耶御史記

命子同名姚崇外甥任奕任昇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
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踈命與其
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杖殺史年權鹽於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年檢哇拾鹽一顆以歸年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補國

真珠室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恁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言據

抵舅罪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唐書

無罪斬甥劉昌寧陵之圍昌今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推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

離二不祥莫大焉上

引庇它族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勿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既有司法引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并于令上

判毀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戴觀相里之剥苗豎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魯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嘉話錄

姨

從母母之姊妹為從母爾雅

問難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

曹大家難之三錄

斷乳初高祖產而皇妣歿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

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暮乃斷懷敬乳自養

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宋劉懷

識機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常謂其

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

服奴婢終不肯受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

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尔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

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

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類亦不過

也魏書

不事女主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

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

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

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

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

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公大慙而退松憲雜錄

表兄弟

內外兄弟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爾雅

乞封羊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

詔封襲關內侯晉書

不餞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

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

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

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上

鼓琴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

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

不可榮辱上

食醬阮孝緒字士宗外亮王晏喜與顯屢至其門孝緒慶

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一不與相見曾食醬美

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

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南史

充選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

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劉勰

勵志孔若思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下外兄虞世南曰本

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唐書

跪奏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奇貞

淑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

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

奕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即答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上

僂不冠帶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太中初先顯而

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僂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

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

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

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傳

外家之實常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需宗

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曰之

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

行冲曰外家之寶也唐書

育女柳公綽外兄薛官早卒為育其女嫁之上

翁婿

父一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

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

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桓十四

贅婿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史記滑稽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賈誼傳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

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注世

說贅婿為布袋謂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

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倚覺

察

不拜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

六子

子壻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

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講蔽自

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嘗甚慢易之史記

倩宋建故有要脊痛徃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

京下方石即美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

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土倉公傳徐廣曰倩女壻也

遠嫁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成帝自臨問之禹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本傳

冰清王潤衛玠天韻標令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

以裴叔通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玉潤之望所謂秦

晉之匹也後玠以天下大亂移家西行至江夏玠妻先

天中記

卷八

四三

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鷹嫁女
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
是以女妻焉

晉書及別傳玉作璧

抑毀戴若思弟邈華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淵而進
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
每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
黯之言復存乎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

晉書

受困裴散騎退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嘗時
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
豐瞻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
曰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

受困寡人女婿

世說

晚令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壻嘗著白綸巾有與徑至
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
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世說

刑寡妻齊謝朓為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
報眦眦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
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眦有愧色
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
而死

比張禹魏崔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
劉敬微云敬微為荊州五隴成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

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本傳

閱書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口已藏之經笥矣談

夫人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尤
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

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
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西

自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蘇鶚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
名齊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入

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山記

婦翁與婿張垧尚寧親公主玄宗眷垧厚即禁中置內
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垧以所賜夸

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本傳垧尚主在翰
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婿非天子

賜學士者也補國史

受薄常臯見辱於張延賓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
子婿後常為張西川交代崔救李殊死南

李彥允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待
之不甚加禮一及李彥身桎梏其輦百人為兵擁入夫

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

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
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
相京城剋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
為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公呼曰
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收禁具
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唐逸史
張延賞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
選進士常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
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
奩具以治行延賞率其去以七獻物為贐臯行翌日悉
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

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
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常臯非韓
翱苗氏曰必常臯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常
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常臯也延賞慚懼
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
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園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
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常臯是貴人雲
友議德宗還京拜臯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道不為婿禮杜黃裳始為卿士女嫁常執誼深不為執誼
所稱及執誼為相除太常卿因謂執誼曰令率百官請
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開口議禁

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
即拂衣而出俄而順宗崩憲宗即位黃裳為相執誼貶
崖州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喪事唐
呼為雍老崔涯妻雍氏揚州摠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
資贍甚厚崔畧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
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
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便令出家止令剃髮為尼涯
悲泣悔過勸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
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不羈士安之婿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
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

女婿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息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
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
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即轉殿
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青箱雜記
命褫帶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
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
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
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袵衣無害也

半子田統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
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
聘跌跌至振武為室韋所鈔戰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

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皆
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唐書
兒例突厥致書曰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
兒海錄

僚婿

僚婿兩婿相謂為亞爾雅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
門為僚婿註兩婿相謂為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
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
亞也釋名
友婿嚴助漢武時為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
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

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漢書
弗賓蔡哀侯取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莊十
二隗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莊二
大橋小橋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
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
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婿亦足為歡
誦賦庾登之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
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為之

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舞
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肯坐嘗於晦
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
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
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
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
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南史

夫妻

匹敵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
以尊稱故齊等言也釋名

人道大倫易甚乾坤詩首關雖書美釐降春秋譏不朝

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勅勅

象太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春秋漢水火交感陰陽以

設夫婦象也

配陰陽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

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

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列女傳

娶塗山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

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

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

狐九尾雍雍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

嬌吳越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倚覽

先配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
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左隱八

不言蔡衰侯為幸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
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莊十四
占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
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上二

內子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
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
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之僖二十四

相待如賓季曰使舍于冀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公以為下軍大夫三十三國語聚作恪

伉儷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奴生聲伯而
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
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施孝叔卻犢來聘求婦於聲

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成十

戒直言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晉語初伯宗每朝其

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成十

辨姓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羨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杼使人弑之公求之曰陪臣干擷有淫不知二命遂弑之襄二子產對叔向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

元

內主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授其貶其自唐叔以下實齊嘉之遂成婚晉韓起如齊逆女公

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三

不笑叔向得駿明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cannot 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遠丈夫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楚昭王之奔鮑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

樂尹

四

笑曠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

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矣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晉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鋪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
 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
 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
 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比鄙者矣列說

私婚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納私婚終
 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家倉吾媿娶妻而
 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語

相思樹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
 論為城且妻密遺馮書謬其辭云其兩淫淫河大水深
 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兩淫淫言愁且思也河

夫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
 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下左右攬之衣
 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與
 焉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
 愛能使塚合則弗禁也一夕有大梓木生于二塚之端
 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
 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
 號其木曰相思樹搜神記韓馮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
 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
 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九國志玉
 臺新詠

取長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請秦王殺之王告軫軫曰人
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
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
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
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我也
戰國策人有挑其隣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
報我在我欲其罵人後漢書
陌桑敬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
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不筆怨陌上桑以自明不從

注

私畏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
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
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
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
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
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齊策
兩袒俗說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
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
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為

天中已

卷下

兩袒者也

風俗通

殺妻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人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為將攻齊大破之

史記

決嫁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史記

畫眉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

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

漢書

娶巫丞相黃霸字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為封侯者夫人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里人巫家女也即娶為妻

論衡

遺襦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係獄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袴而襦中斷絕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桓譚新論

送獄丁邨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剋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

跖行孔子語以邾服罪且邾一妻冠履勿謝決錄注

從命渤海鮑宣妻者栢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從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

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官隸校尉子永古興初為魯郡守

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

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後漢

舉案齊眉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執家慕其高節

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

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

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

下請曰竊聞夫子高我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

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

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

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

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

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

為業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上

才美流譽隴西秦嘉子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

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

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

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賞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幽明錄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

亦懷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

作亞於團扇矣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痛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

徐淑不慙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通史

嘉夫妻詩僅見八類聚辭多不錄

斷織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文苑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石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及後漢

不諧周澤字稚卿北海安丘人也為太常卧疾齊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

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激發不實又諺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漢官儀

重合黃昌會稽餘姚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當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初昌欲至蜀郡時有謠曰兩日出天承還衣世傳有夫死而婦誓以練衣遂以衣

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縊而死物理論

兩譏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夫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張璠漢記投水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時人憐之後為名袁子

慕勢中官常侍唐衢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

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誠士彧娶之為論者所譏典畧父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後漢

擇婦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週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承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娟之姊也襄陽傳黃承彥者高

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

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上搗妻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

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毋

朝慶遂絕三志

比肩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

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口

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三吳記述異記

不瀆顧悌雍族人也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

妻還其真潔不瀆如此吳書

脩整晉何曾家法脩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
冠身坐面南妻坐面北對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
八十而終

獨異志

廬杖劉寔字子貢位望通顯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無
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
不御內輕薄者笑寔不以介意

晉書

堪作夫人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
後當作三公但不知竟堪作夫人否耳

上

身慰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
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
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

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卿卿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
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遂恒聽之

籍注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
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畧將姊去詵更娶嚴氏
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
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
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
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詵不能
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

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於之妻失身於卻孽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畧之中必全吾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善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

白來矣亮從愆期議定

晉禮志

號梁孫畧字文度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時會稽虞喜隱居海嶠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傳

射婦郭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遠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本傳

重室家宋東徐州刺史張謹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謹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境上奉

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北史三十三

蠶室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為肴肴帛

冠不十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

卞田居婦為傳蠶室齊南

對飲沈文季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

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上

重婦柳惔字文通世隆子也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

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

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所歎稷每詣惔必先

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幃坐妓然

後出惔因得留日南史二十八

恭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

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

輟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念其高義為詩

八首贊之魏書

健婦夫半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北

狗吠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閣為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北齊

託夢李庶生而天閹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兄岳使妻伴

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

託劉氏為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獲

恩故來相見告君宜
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
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
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然
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北史三十一
鄉里王彪敗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
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南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憶餅師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
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
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得王召餅師
使覓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

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
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更為親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
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
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獨異志
卜會候請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為
人迂僻秉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
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
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帟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
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王堂間話
河魁在房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

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監報云縣君欲見
太監戴仁遠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
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

荆湖遺事

王腕青唇有靚隣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太似
露中花其妻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人夫婦極甚多情
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
道何語妻乃誦之夫曰卿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

吹火青唇動添薪
玉腕斜遙看煙裏面
恰似露中花

吹火青唇動添薪
玉腕斜遙看煙裏面
恰似露中花

請

